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### 第四回 老狐大鬧半仙堂 太醫細辨三支脈

從來子母錢無種，且喜君臣藥有方。 若欲養生兼積德，虛心問取半仙堂。

話說益州有個名醫，姓嚴名本仁，乃嚴君平之後裔。他看脈與人不同，用三個指頭略點著，便知病源，所投之藥，無有不癒。故此傳出一個諱名叫做嚴三點。他原是太醫院的御醫，因景德年間，蒙召李宸妃之疾，他伸著三指只一點便走。宸妃只道他不肯精細用心，訴與真宗皇帝知道，真宗要治他不敬之罪，賴得眾官保救道，他得個異人傳授，非常醫可比，雖然饒他的計較，畢竟不用他方藥，逐回原籍。以此他就在益州行醫，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這三日施藥，不取分文。就是平日取藥的，有藥錢也不拒，無藥錢也不爭，所以其門如市。更有一件奇處，別人看脈只看得本身的病患，就是精通得太素脈理，也只看得本身的貴賤壽夭。偏他三指一點，合家爺兒、娘兒、妻兒、女兒，但係至親，有災無災，盡能懸斷。便算命先生，排著十二宮星辰細細推詳，也沒這樣有准。只是他怕洩了天機，不十分肯輕易說。一日，州守相公傷了些風寒，接他去切脈。他點著了脈，便道：「尊官所患，不須服藥。只消濃煎六安茶一碗，乘熱服下，到三更出汗，自然沒事。且喜令正夫人，目下當有生男之慶。但令長子婦，秋間有產厄。」州守相公大笑，想道：「我夫人果是懷胎，或者衙內人露了個消息，他就撮文一句，奉承個男喜也不見得。只是我兒婦在襄州家中，三千餘里之外，有孕無孕連我也不知。況且媳婦的禍福，如何在公公脈息內看出，萬無是理。」當夜知州只一盞熱茶，病便好了。後來夫人果生一男，知州也還是偶中。十月內接到一封家書，是他大公子親筆，說他媳婦八月二十七日小產身亡。知州從此敬之如神，呼為半仙。此外人又稱他嚴半仙，其名天下聞知。有一篇詞名「臨江仙」，單道嚴半仙的好處：

世人切脈皆三指，輸他一點仙機。合家休咎盡皆知，回生須勺飲，續命只刀圭。問切望聞俱不用，隔垣見腑非奇。從來二豎避良醫，若教人種杏，花滿錦江西。

卻說老狐扮做有病的老丐婦，晝夜行走。到得益州城內，已知嚴半仙住在海棠樓相近。這日正是九月十五，輪該施藥之期，恰好是知州生日，半仙備幾個盒子，往州裏賀壽去了。紛紛的看脈求藥之人，何止百數，都四散等候。也有在海棠樓上去遊玩，帶看州前動靜的。這座樓在州衙之西，乃唐時節度使李回所建，為僚佐燕遊之所。四圍遍植海棠，至今茂盛。每次新官到任，葺理一番，極是整齊。那婆子也無心觀看，一逕走到半仙門首。只見門面是一帶木柵，柵內有一座假山，四五株古桂。裏面三間小小堂屋，匾上寫半仙堂三字，這匾乃是知州所送。兩旁掛板對一聯雲：

切脈憑三點；

驅病只一劑。

婆子眼快，都看在眼裏。他拄著一根竹杖，只在對門簷下站著。午刻時分，只聽得人說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走到街上一望，只見半仙騎個白馬，家僮捧著一套大衣服和幾個空盒子，從東而回。因知州留他早飯，所以回得遲了。眾人等得不耐煩，三停裏頭已散了一停，又有一多子在州前伺候，隨著馬尾來的。半仙到柵欄門首下馬，也不進宅，逕在堂中站著。眾人捱三頂四，簇擁將來，一個個伸出手來，求太醫看脈，也有傳說家中病源的。半仙捱次流水般看去，一面口中說方，一面家僮取藥。也有煎劑，也有丸散，也有內科外科，十來個家僮分頭打發，不的兩個時辰，都已散完。那半仙早已切脈憑三點，若依著平常醫者，調起息來，糖餅般撞起日子，也看不了許多脈。又早是用藥只一劑，依著時醫動了藥箱，便是兩三袋、十來劑還未收攻，隨你茅柴一般堆起藥料，千人包、萬人配，也發付不開這起病人。半仙平日施藥，只以午時為限，過午便不發藥了。因今日出去遲，特地忙到申時方畢。有詩為證：

神隱無如西蜀嚴，仙醫仙卜一家兼。

只因乞藥門如市，也學君平早下簾。

婆子見眾人捱捱擠擠，明知自己有些醜而蹊之，古而怪之，不敢搶前。且暫在假山下打盹，比及眾人散了，急跑上前，半仙已進宅去了。那婆子還望他出來，呆呆地靠著柵門口死等。看看到晚，只見老管家手中拿一巨鎖出來關柵門，婆子著了忙，迎上前來，深深道個萬福，老管家道：「你抄化也須趕早，如今關門閉戶的時候，誰家這等便當，拿著錢來在門口等你佈施。」婆子聽說，雙眼弔淚道：「老媳婦不是抄化的，是求藥的。」老管家道：「就是求藥，也有個時候。俺老爺忙了一日，才得半個時辰清閒，終不然為你一個老乞婆，壞了俺家的規矩。俺就是進去稟話，也乾討老爺嗔責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安德州地方居住，來路甚遠，趕遲了些兒。只因有個奇症，求太醫治療，望老公公方便則個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醫家有割股之心，老公公若肯稟知太醫一聲，或者太醫可憐見，肯出堂來也不見得。」說罷，一手撐著竹竿，一手扯住老管家的衣袂，屈著一隻腿，跪將下去。老管家焦燥起來，發作道：「你這老乞婆，好不曉事，這般與你講明瞭，還要歪纏。你便有奇症，料今晚也不會死。就是皇帝老官兒救旨宣召，好歹也等明日動身。」說罷，便把手扯起那婆子，要攙他出去。那婆子雙腳跳地，叫起屈來，驚動了裏面嚴半仙，教個書僮傳話出來，問道：「何人喧嚷？」婆子正待上前分訴，被老管家一手拉開，向書僮說道：「這老乞婆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這般時候卻來問老爺取藥，教他捱過一夜也不肯，好意勸他出去，到叫起屈來。」書僮道：「那裏走來這老婆子，直恁不達道理，你又不是三次兩次的好主顧，作成俺門進過錢的。又不是什麼夫人小姐，便死了，只當少了一隻老母狗。州守相公是一州之主，他取藥也須按著時候，不敢敲門打戶，你卻如此撒潑放刁，快快出去便休。惹惱我家老爺，寫個三寸闊的帖兒，送你到州守相公處，只怕病到病不死，打到要打死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幫著老管家，將手劈胸攔那婆子。那婆子發賴起來，大叫一聲，把拐杖拋在一邊，轟然倒地。面皮漸黃，四肢不舉。正是：

身似三秋敗葉，命如五鼓殘燈。

縱然未必便死，目下少吉多凶。

老管家見勢頭不好，倒埋怨書僮起來，道：「我老人家攻說了他一番，你來收科便好，也來助興，罵他一場，又去推推搡搡，這病怯怯的婆子，如何當得！你自去稟復老爺，不干我老人家事。」書僮也慌了，只得去報與半仙，如此如此。半仙正在書房內靜坐，聽說大驚，慌忙走出前堂，到假山邊看時，那婆子已被老管家喚醒，睜著雙眼呆看，只不動彈。半仙叫老管家扯起他右手，用三個通靈入妙的指頭，向他寸關尺三支脈上一點，又教扯起他左手一般點過。叫聲：「怪哉！此脈不比尋常。」便回身到後面公事廳裏坐下，叫書僮去喚嬾嬾那扶那婆子進來，我自說話說。老嬾嬾出去對婆子說道：「老爺道你脈氣有些古怪，喚你進後堂來，有話和你細講。」那婆子起先還直僵僵的躺在地下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分明似木做的跳虎，撥動了機括，一跳跳將起來。就地下拾起拐杖，也不用人扶持，把三步併做兩步，鬧鬆鬆的走進後堂去了，連老嬾嬾倒趕他腳跟不上，落後了幾步。老管家看著笑道：「這乞婆原來會詐死，嚇壞了人也。」卻說嚴半仙在後廳，明晃晃點著一枝蠟燭坐著。看見婆子進來，慌忙屏去眾人，喚他近前問道：

「你那裏居住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德安州人氏。」半仙道：「你休要瞞我，我看你人之形，獸之脈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婆子暗暗想道：「好個先生料是瞞他不過。」見四下無人，慌忙跪下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身是雁門山下老狐，因慕半仙大名，特求診脈。」半仙道：「你的脈我已知道了，你不害別病，只害些救兒女的病。」慌得婆子連磕幾個頭方爬起來道：「太醫是真仙，何止半也。老媳婦親生止存下一男一女，今兒子被人射傷左腿，只要死不要活。」便將點兒箭瘡利害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半仙道：「瘡卻不妨事，只是筋骨有傷，便好起來，這左腿已比不得右腿，只怕要做個癩子。」婆子道：「若得了性命，便損卻一隻腿，也是小事。待兒瘡口合時，老媳婦還要率領他來到恩官宅上拜謝。」半仙道：「這個斷不消得。我還有句話說，據你脈氣，你女兒也有災厄。」那婆子心頭，又像被棒槌撻了一下。他見半仙以前語語靈驗，又說出這句話來，如何不慌，便連忙道：「我女兒災厄，當在何時，有煩

恩官做個大方便，索性救他則個，老媳婦生死不忘。」半仙道：「你女兒的災厄，卻有奇奇怪怪，連我也推詳不出也，只在這一年半載上便見。大抵你們將獸假人，哄弄愚民，上無超形度世之學，下無驚天動地之術，一旦數窮命盡，鷹犬皆為勁敵矣。比如你兒子，早是射了左腿，若中著要害之處，雖盧醫扁鵲，也只好道個可憐兩字，似此卻不枉送了一死。我看你右手尺脈，命根牢固；左手寸脈，心竅靈通。大有道緣。況你等生於山谷，入世不深，七情六慾，牽累尚少。何不趁此精力未衰，求師訪道，一家兒脫落皮毛，永離苦厄，豈不美哉！」只這一席話，說得婆子淚下如雨，又磕下頭去道：「多謝恩官指教。」半仙喚一個掌外科藥的家童出來，吩咐取一九九靈續命丹，又取兩個膏藥，各將紙來裹好，把與婆子，道：「此丸用好酒調服，自然沒事。只是箭既入骨，只怕箭鏃還在裏面，若不取出，一生在裏面作痛。可將溫水洗淨瘡口，將此拔毒膏貼上，待他紫血流盡，淌出新血來，然後換過神仙接骨膏，百日之外，便可行動。」又道：「我方才囑咐之言，都是好話，你須記取。」便喚老嫗送他出去。那婆子接了藥，謝了又謝，隨著老嫗走過前堂，撞見老管家還在那裏守門，婆子又對他道個萬福，起動莫怪。出了柵門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這裏半仙心中也自駭然，更不向人說知。有詩為證：

回生起死未為奇，獸脈人形那得知。

心話一番終不洩，始知醫術即仙機。

卻說那婆子連夜踰城而出，路上買了一大瓶無灰的好酒，直到德安州雁門山下。這裏黠兒呻吟不絕，媚兒寸步不離的伴他。哥妹兩個懸懸而望。一見婆子鑽進土洞，欣喜無量。婆子將瓶酒燒得滾熱，把這九靈續命丹用酒薄薄的調在磁甌裏面，扶起黠兒將藥灌下去，又把些酒與他過口，如法將拔毒膏貼上患處。只見黠兒對著土床裏面，一覺睡去，足足有三個時辰不醒。婆子和媚兒守著看他，都道：「他有好幾日不曾合眼，這一番睡著，想是不疼痛了，這就見得藥力。」看他腿彎裏流下一堆膿血，膏藥已自浮下，怕驚他睡，不敢動彈。少停黠兒醒來，叫道：「瘡上好生奇癢難過。」婆子揭開膏藥看時，膿血裏面，隱隱露出一件東西，婆子將細草展淨齷齪，把指爪去撥時，一個鏹頭箭鏃隨手而出。原來趙壹用的是個鏹頭箭，起初只拔出得箭幹，那箭鏃刺入骨中，未曾出得，當時心忙意亂，不及細看。到此方知半仙識見之高，亦見拔毒膏之妙處。婆子煎些解毒的草頭湯，輕輕的與他洗淨，只見骨損筋傷，肉開皮爛，淋淋的流出鮮血來，慘不可言。忙將神仙接骨膏烘開貼上，用些布絹之類，緩緩紮縛。過了一夜，明日又解開收拾一遍，如此七日，膿水俱盡。從此不去動他，調養到四五十日，裏面長出新肉來，筋絡也就和順，勉強掙扎得起。半眠半坐，不敢出土洞之外。到百日滿足，去了膏藥，全然不覺。只曾經膏藥貼處，赤光光的精肉，半根毛也不生出來。行動之時，左腿比右腿已自短了二寸。婆子兀自歡喜道：「嚴半仙說，只怕不免做個瘸子，今果然矣。可改姓名為左癩兒，以識半仙之功。」自此喚做左癩，亦名左黠，去了胡姓不用。

一日，左癩兒出了土洞，閒走一回。走到林子裏面，正是舊時中箭之處。想道：「此仇如何不報！」跑回與母狐商議。那婆子正倚個土案坐著，聞此語，忽然弔淚。你道為何？這便是母狐道緣深處。正是：

富貴場中，反招陰陽之患。

災殃受處，翻開道德之緣。